

我区选手在“三江”歌手大赛中获奖多多

■文/ 萧声

24日,2023杭州市民艺术节暨“三江两岸”音乐节之“三江”歌手大赛在富阳区落下帷幕,在为期四天的赛事中,我区文化馆选送的参赛选手发挥稳定、表现突出,各组别全面开花,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歌手凌敏以一曲《哈巴涅拉》获得中年组金奖,芝麻组合(潘腾飞、何威毅、孙世隆、海天)表演的《难忘竹榻儿》获原创歌曲组金奖。

获得银奖的是:青年美声组的赵宁宁、组合组的芝麻组合(潘腾飞、陈泽坤、何威毅、孙世隆、海天)、原创歌曲组的小不点组合(李艺李、赵肖奕)。

获得铜奖的是:青年民族组孙瑜琪、青年流行组潘腾飞、老年组华春仙、董美雅。

同时:赵宁宁获最佳人气奖、李献玉获优秀辅导老师称号、萧山区文化馆获优秀组织奖。

“三江”歌手大赛自1987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三十多个年头。一路走来,正由于它的延续性、规范化、高质量和群众性,而深受全市声乐爱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欢迎,不仅成为杭州群众文化的品牌项目,更被誉为杭州群众文化歌坛的“奥林匹克”,是人民群众亲手创造的杭州文化符号之一。

“三江”歌手大赛从第一届到第二十七届,变的是赛制和舞台,不变的是始终扎根基层又面向基层的坚持,从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群文声乐爱好者,歌唱家吕薇、胡晓娥、潘音飞、李勇君等也都自“三江”起步,进而走向全国的舞台。

本次比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主办,杭州市文化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杭州市富阳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杭州市富阳区文化馆执行承办,各区、县(市)文化馆协办。其发动面之广、参赛率之高、举办场次之多、社会反响之大,均为历届之最。

据悉本届大赛设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原创歌曲组四大组别,涵盖美声、民族、流行、组合四类唱法,自3月启动以来,经过4个多月的上百场海选,最终有180余名选手自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站上总决赛的舞台。



金奖歌手凌敏在比赛现场



原创歌曲组金奖获得者表演



我在读

让读书照亮人生

——读梁晓声的《读是一种幸福》

■文/ 陈伟雄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在这个蝉声日渐喧闹的夏日里,读梁晓声的新书《读是一种幸福》,有种宁静的感觉。他那真诚睿智的语言,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的内心。

《读是一种幸福》是当代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创作的一部谈读书与人生之路的经典散文集。全书分为三辑,四十五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书籍对作者生命“底色”的影响,读书的思考与写作的感悟、人生的意义与人间真情。文字平实质朴、幽默温暖。浸润于人间烟火处的情愫与胸怀格外打动人心。

梁老师说对于养成了阅读习惯的人,读书是一种幸福,而且是一个人的幸福。他的话,对于我这样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确实深有体会。我从小就喜欢看书,长大后买书、看书,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多贵的书,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我都会想办法买回来。那个时候工资不高,为了买回心爱的书,我常常省吃俭用,别人不理解,我却乐在其中。几年下来,家里的藏书达到了好几千册。泛游在书海里是一件幸福的事,在静夜的台灯下,在漫长的旅途中,在四季的风光里。读书让我远离了喧嚣,充实了内心。读书让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放飞了自己的梦想。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时候幸福和金钱无关,和名利无关,它是一种简单和快乐。读书带给我的宁静、充实以及精神上的享受,是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诚如梁老师在文章中所述:“读书的幸福就在日子里,在每一天的宁静时光里。人拥有宁静的时光,本身便是幸福。”

人为什么要读书?又该如何读

书?在梁老师这本书里我找到了答案。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多读一本好书,会对人产生良好影响。长期读书,会让人拥有自信,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读懂自己,接纳自己,并且更好地生活。在如何读书的问题上,梁老师建议孩子们应该多读一点富有想象力的书,青年人读一点历史书籍,中年人读一点情情的书,老年人要读一点儿童读物。

在读书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梁老师始终不忘自己的良知,在鼓励大家读书的同时,书中也表达出了对当下社会读书氛围的担忧。他说:“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四亿,而我们的读书人口比例的世界排名是靠后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在地铁上,放眼望去,成百上千人里可能都挑不到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梁老师的担忧,是一种事实。好在我们国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全民阅读已连续多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我们相信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推进,读书、爱书的习惯一定会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在本书中,梁老师除了讨论读书感悟,在书的后半部分还谈到了人生、教育、人间真情等话题。他说人的青春是短暂的,处在青春阶段的人,就应善待青春,珍惜青春。在谈到人生意义这个话题上,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责任二字,勇于担当的人尽管平凡渺小也是值得钦佩的。在教育问题上,他提醒人的心理健康与人的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惰于拂拭,就会积满灰尘,由此狭隘、嫉妒、仇恨就会产生。梁老师在讲述这些问题时善用比喻的方法,把深刻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

感谢梁老师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和鼓励。愿我们的余生都保持好的读书习惯,读出气质不俗,读出更好的自己。

《京华烟云》中的家教

■文/ 瞿春红

读《京华烟云》,能读出很多内涵:对联,甲骨文,道家经典,诗词歌赋……而我更容易被里面的家庭教育所吸引。曾家的三个儿媳,就是由三种家庭教育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不同女子。

我国著名教育家吴玉章说过:“正确教育子女的方法,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爱和严相结合……在风雨中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爱。”被作者偏爱的木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民主型家庭。

木兰的父亲姚思安深受道家思想熏陶,他对女儿提出:“女人并不应该局限在厨房与爱人之中,知书达理才是一个女子行走世间最好的铠甲和底气,婚后也应该修炼自己的眼界和格局。”

父亲的格局决定孩子的高度。木兰知书达理,柔美婉约,不管是处在京城的富贵之家,还是在杭州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甚至变为村妇,面对生活的种种沉浮,她始终保持着胸襟开阔又洒脱自然的心境,用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让她的家庭充满世俗的快乐和享受。她懂得享受财富,又不依赖金钱,在富裕殷实的生活中心,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质朴厚实的心态,在平凡、宁静的乡村生活中,亦能知足常乐。木兰的思想修养,让她赢得了美好的人生。

木兰的好姐妹曼娘是在一个讲究父权教养之下长大的,曼娘的父母强调规矩,教育严格,不太提供温暖的关怀和支持,属于支配型家教模式。明知曼娘嫁入曾家是“冲喜”,连曾太太都觉得让一个妙龄女子嫁给一个即将咽气的男子有些难为情,但曼娘母亲非但不征询女儿意见,甚至连真实情况都隐瞒了下来。

这样的教育禁锢了曼娘一生。曼娘固执地坚守自己的思想,画地为

牢,明知前方是悬崖,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不能出去看电影,不能去逛公园,也不能随便出去,除非和婆婆奶奶一起出去……公公婆婆明里,暗里关着自己、严防自己的举动,聪明如曼娘,怎么会看不出来?可是她一点都不反抗,还表示出很乐意听从的样子。

读罢小说,谁都会为温顺柔弱、美丽贞静的曼娘这一旧式女儿痛惜。一个女人的一生,不该困守在婚姻、爱情、礼教之中,她的眼睛该是绿色的,里面有草地,有自由,要能认识并体味这世界之美好。有爱情,喜悦;没爱情,也能怡然自得。

牛素云与姚木兰一样都是大小姐,一样的富贵逼人,一样的冰雪可人。刚出场的她,高雅大方,哪怕当时处处想要胜木兰一筹,“木兰还是很爱慕素云”。这样一个官宦小姐,在三个女性中,却是最不幸的那一个!

牛素云落得如此地步,家庭教育难辞其咎。牛素云是在娇纵型养育模式下长大的孩子,没有多少文化的牛家父母对外人欺压打击,对子女却极尽爱护,素云在娘家的女儿人生是幸福甜美的。但父母没有教会她如何爱人,让她以为“世界都得围着我转”,导致走出家庭后的她,在木兰的对比下,心中有了落差,最终滑向了罪恶的深渊。但即便如此,父母对她的“爱”一直伴随并影响着素云,终其一生,她始终都把娘家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当中日战争爆发时,那一点星星之“爱”终于燃成爱国之火,素云遵从了内心的爱国情怀,那么怕死的人,最终却英勇赴死。

高尔基说,爱孩子,是母鸡都会做的事!但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却是需要能和广博生活知识的大事业。姚思安、孙先生、牛思道,三个父亲教育方法的差异决定了子女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区两合唱团在中国·包头黄河合唱节上分获金奖铜奖



25日,2023首届中国·包头黄河合唱节举行。我区合唱协会合唱团和萧啸女子合唱团分别获得中老年组金奖和女声组铜奖。

本次合唱比赛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41

支队伍、1800名合唱队员参赛,竞争十分激烈。

萧山区合唱协会合唱团和萧啸女子合唱团均为萧山区文化馆签约团队。担任本次参赛队伍团长的是朱水荣老师、指挥是曾莲春老师、钢

琴伴奏为孙如林老师。为了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两支合唱团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准备,得到了中国合唱协会专家的肯定。图为萧山区合唱协会合唱团在比赛中。(肖文)

宋之问《登越王台》诗或非咏萧山

■文/ 夏锦灿

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建置》“越王台”录有宋之问《登越王台》诗,其后康熙《萧山县志》卷五《山川志》“越王台”下辨云:“府志载宋之问诗,中有‘南溟’‘北户’语,系南越王台,亦非兹地。”乾隆《萧山县志》因之,是前人已辨其误,惜乎言之未详。而今人所编之《萧山古诗五百首》与《湘湖诗词》两书仍收录宋之问此诗,故有必要再做一番考辨。

宋之问于唐中宗景龙三年秋,由考功员外郎贬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次年六月,再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在越期间,所作诗歌有《谒禹庙》《游禹穴回出若耶》《泛镜湖南溪》《游法华寺》《景龙四年春祠海》《早春泛镜湖》《游云门寺》等,所涉名胜均在会稽、山阴两县,无一语涉及萧山(那时应称永兴,天宝元年始改萧山)。虽然此次由京赴越,宋之问经由淮口(今江苏盱眙)、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苏州、杭州,途中路过萧山,也不无可能,但若细读诗作,就可发现诗中所涉情事均与萧山不合。

宋之问《登越王台》诗云:“江上越王台,登高望几回。南溟天外合,北户日边开。地湿烟常起,山晴雨半来。冬花采卢橘,夏果摘杨梅。迹类虞翻枉,人非贾谊才。归心不可度,白发重相催。”既云“江上

越王台”,则宋之问所咏之越王台位于江边,而萧山之越王台则在山上。乾隆《萧山县志》卷五《山川》城山:“在县西九里,其山中卑四高,宛如城隍,名越王城,又名越王台。”又卷六《古迹》越王台:“《旧志》云在城山。”县志的记载清楚地显示萧山的越王台或称越王城,位于县西九里的城山上,而不是在江边,这与宋之问所咏不合。诗又云“南溟天外合”,南溟,南海也,诗意谓登上越王台,极目远望,可见海天相接之景,这说明宋之问所咏之越王台一定在南中国海边上,至少也离此不远。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勉强可说近海,但这个海绝对不能说是“南海”,而只能说是东海。诗又云“北户日边开”,北户,谓向北开之户。只有地处南方,才会有这种门。“地湿”“冬花”两联描绘的也是岭南的景象。尤其是“迹类虞翻枉”一句,用了三国吴虞翻的典故,为我们探索此诗的越王台位于何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哉!’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广州:“献帝末,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迁州于番禺,即今州理是也。孙皓时,以交州土壤太远,乃分置广州,理番

禺。交州徙理龙编。”这就是说,广州是孙皓时从交州析置出来的,唐代的广州在虞翻的时代属于交州。所谓“迹类”,就是说遭际类似,两人被贬到了同一个地方,这样,用这个典故才贴切。因而这首诗应写于广州或交州。再查考宋之问生平,他于景龙四年流钦州,次年赴流所,又到过桂州(今广西桂林)、广州,集中有《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广州朱长史宅观妓》诗可证。《方輿胜览》卷三十四广东路广州:“越王台,在州北悟性寺。唐子西记云:‘台据北山,南林小溪。横浦、群河之水,辐辏于其下。顾瞻则越中诸山,不召而自至;却立延望,则海外诸国盖可仿佛与溟濛杳蔼之间。’”这不正与宋之问诗中所云“江上越王台”“南溟天外合”扣合得天衣无缝吗?

综上所述,宋之问《登越王台》诗所咏之“越王台”,并不是萧山的越王台(城山),而是位于广州的越王台。广州的“越王台”,“越”应作“粤”,粤王指的是秦末的南粤王赵佗,而不是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

嘉靖《萧山县志》误载该诗,原因大概是不及细读诗作,也未详考诗人生平,仅凭诗题有“越王台”字样,就主观地认为此越王台就是萧山的越王台。所以,我们在辑录诗歌的时候,不能盲目信从,而需要认真思索,去伪存真。